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十六

明 李濂 撰

藝文三

碑

上清儲祥宮碑

宋蘇軾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其事於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與興凡材用之所

從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太宗皇帝以聖文神武佐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太祖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内旌興王之功且為五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歷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為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豐二年二月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地以法籙符水為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宇詔用

日者言以宫之所在為國家子孫也乃賜名上清儲祥宫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為錢一千七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劒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宫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先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敕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斥賣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會所賜為

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内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名道士劉應真嗣行太初之法命入内供奉官陳行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鐘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靚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者流本出於黄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虚明應物為用

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黄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壽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乙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黄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

黄老而曹參師其言以為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其後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清心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捐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虚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黄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宫室陋器用斥其羸餘以

成此宮上以終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疆之福

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

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禄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

脩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

哉太祖之功太宗之德神宗之志而聖母成之汝作銘

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臣軾拜手稽首獻銘

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邪其視下也亦若斯也我作上清儲

祥之宫無以來之其昔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
何營曰是四者民懐其仁吏服其康鬼畏其正神予其
誠帝旣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文母
以公滅私作宮于柱人初不知於皇祖宗在帝左右風
馬雲車從帝來狩閲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文母及其
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維人以燕我後多士為
祥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鐘萬石之簴
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汴梁廟學碑

元姚燧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為三百四十年其聞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為世家又為弟子傳識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真非淺淺哉然猶有一二可疑者其說世家弟子益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子傳

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為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為所通何業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為教于以脩叙彛倫而容異能者于其間乎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為傳先顔回曽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闞止子我為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産

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
優為趙魏老子産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者亦多也
老萊子書今存其為道術尚黄帝老子為聖人所與者
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之史問禮
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駈
為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况為其道乎哉惟
蘧伯玉寡過未能為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

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
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聖賢之罪何也
夫人既嚴事乎己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
告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
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
可為俗游説乞貸不可為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
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
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

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為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辨之不明也又自叙曰儒者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理慱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者也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于後失厥所謂妄意科等坐祀十人以為哲豈夫子志

哉況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為傳矣夫為是學宫将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延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以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立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随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徳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

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也考文也天子
司之亦幸一旦遑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
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
佐為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

河南省城脩五門碑　明李夢陽

河南省城者宋之内京城也是城也起自五代至宋而
益飭神宗時則更築新城於外今曰土城者是也宋亡
入金歴元外城毁而内城存我高皇帝定天下也蹕於

汴駐焉但遣將壯伐於是升汴為京設衞十有六填實之守焉是故是城也繕之視他城堅甓皆磚也然又重磚而城根磚若石入之地又數尺天順辛巳河灌城乃獨其壯門闥而是城也自降而為省也置王府三司又調十五衞去遂空其四隅斥鹵水國又今百五十年故其城若門雖大勢巍壯而中損蝕者不少矣嘉靖元年太監呂公來鎮兹土登城躡樓俛仰者久之乃喟然而嘆曰諺有之曰此小不補直至尺五是城也及今脩之

費猶省也夫門者城之喉樓者門之冕也城脩宜自門始於是集三司長暨庶尹羣吏議城事已又謀之撫按之臣乃僉罔恊於厥迪於是呂公則毅然任曰天子勑憲之來也若曰城池軍馬汝飭汝嚴今之舉固費省而功倍者乃僉罔恊於厥迪僉曰動大衆者占之人舉大事者審乎時事莫大於城城非大動衆不集今兵饉疫癘我民未和記有之曰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度時未若占人靡和其何城之為呂公曰嗟天下不有患而不費

勞而弗怨者乎是城也先其五門及西關土城若門計費萬金耳今無礙錢金若干斤更稍稍益之便足矣夫汴舊京也游食者夥饑則歸之盜兵城之役誠計日傭之菜色可活而亡命可收也如是則不動衆而大事集矣僉曰竊又聞之事無巨細人存則行是城也前脩之者屢矣然上侵而下漁費倍而效寡又土木之役破除易而稽察難吕公曰嗟利弊由人者耳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予嘗奉命脩京之東門矣人無玩心工無耗

財是城也舉度不中厥惟予咎於是巡撫都御史何公
巡按御史王公清軍御史喻公曁三司長貳知呂公賢
又計帑金得十之六七會又有東冦閉城而門之樞朽
鐵葉爛脫於是僉議始同而城之役興矣是役也始於
東門程能計日經費節力奬勤黜惰勾稽有簿大持小
維工傭稱事執信布義聽其自來凡城之材礪鍜磚壁
木石檟炭膠角顏釆皆公市平取官靡告困民罔知勞
一門既一門繼五門既土城若門繼行之有序匪棘匪

紆革之仍之各適厥中於是撤朽剜蝕植頹築虛凸凹完觷濬淺疏塞遠而望之樓櫓翬赫粉堞煥如壁者屹屹深者鬱鬱直者嵂嵂横者翼翼近而察之石楣鐵樞虹梁臥衝隍塹縈輸益一夫當關萬夫莫前者也登而覽之嵩行失險大河奪色俯而視之司府填委倉庫充實旌棨甲胄周廬是嚴足以域民威暴壯氣助武然計之則費省要之則功倍斯何也所謂事無巨細人存則行者也廵撫王公廵按俞公清軍戴公之來頗亦異同

於斯城及見呂公賢乃亦咸相于厥成乃呂公則愈心於城事時時出督勞之曰嗟爾官爾工爾傭毋欺毋玩毋自阱爾躬是故一門成則盡徙其餘于他門即拳石塊礫寸鐵尺木敝杵壞畚無妄棄者汴之為水也出城則甘於是呂公周覽而嘆曰嗟設卒有寇至小門扃大門鑰秉障之士瞭陴之子守麾之吏渴也奚救之矣乃默禱於卜門穿一井五井皆甘是時布政左使劉公右使宋公實經厥費按察使張公都指揮徐公贊畫為力

乃僉議伐石為碑樹之南薰門月城亭焉以紀實詔來
且張城大脩之本也城門故各有廟是役也亦各新之
而嚴其祀或問李子曰先王之建邦也必城焉急然孟
子則云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何也李子曰斯惡夫專事
地者也非天不生非地不形非人不成是故先王之為
治也内外交飭本末具脩順時豫防設嶮為固人心雖
和守戰是憂故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故城者民之扞
也障内而嚴外者也雖然詩有之矣赳赳武夫公侯干

城又曰宗子維城故不天則悖不地則害不人則空故人者本也孟子所謂地利不如人和者也善為治者本末外内交飭而具修可也

禹廟碑

李夢陽

李子游于禹廟之臺覽長河之防孤城古宮平沙四漫遐睇故流壯盡碣石九派湮淤雲草浩浩於是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知王霸之功也霸之功雖久之疑王之功忘久之思昔者禹之治水也導川為陸易航為寧

地以之平天以之成去巢就廬而粒而耕生生至今者
固其功也所謂萬世永頼者也然問之耕者弗知粒者
弗知廬者弗知寧者弗知陸者弗知故曰王之功忘譬
之天生物而物忘之泳者忘其川栖者忘其枝民者忘
其聖人非忘之也不知之也不知自忘及其菑也號呼
而祈恤於是智者則指之所從來而廟者興矣河盟津
東也蹷是贖肆悍勢猶建瓴堤堰一決數郡魚鼈於是昏
墊之民匍匐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溺而防丁堰夫

椿户草門輸築困苦則又各詣廟稽首號曰王在吾奚役斯所謂思也故不忘不大不思不深深莫如地大莫如天王之道也伯者非不功也然不能使之不忘而不能使之不疑何也不忘者小小則近近則淺淺則疑如秦穆賜食善馬肉酒是也夫天下未聞有廟桓文者也故曰予觀禹廟而知王霸之功也或問湯文不廟李子曰聖人各有其至堯仁舜孝禹功湯義文王之忠周公之才孔子之學是也夫功者切乎菑者也大梁以菑故

是故獨廟禹是時監察御史澶州王子會按河南登臺
四顧乃亦愴然而悲曰嗟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
吾少也覽嘗躡州城眺滄渤南目大梁之墟乃今歴三
河攬淮泗極洪流而盡滔滔使非有神者主之桑而海
者久矣尚能粒邪耕邪廬邪能軏者寧邪川者陸邪嗟
乎予於是而知功之言徵也所謂微禹吾其魚者邪所
謂美哉勤而不德者邪於是飭所司葺其廟而屬李子
碑焉王子名溱以嘉靖元年春按河南明年秋代去乃

李子則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祭者歌之侑神焉其辭曰

天門兮顯闢赫赤赤兮雲吐窈黃屋兮陸離靈總總兮上下羌若來兮儵不見不見兮奈何望美人兮徒怨苦横四海兮怒波 右迎神

絙紘兮鏜鼓神不來兮誰怒執河伯兮顯戮飭陽侯兮清路靈靇霳兮來至風泠泠兮堂户舞我兮我酳尸既飽兮顔酡惠我人兮乃土乃粒日云暮兮尸奈何 右降神

風九河兮濤暮雲曀曀兮昏雨王駕鳳兮驂文魚龍翼

翼兮兩旟悵佳期兮難屢心有愛兮易離愛君兮思君肴芳兮酒芬君歸來兮庇我民兮 右送神

少保兵部尚書于公祠碑 李夢陽

開封城馬軍衙橋西故有于少保祠云初公以定傾保大之功居無何而死於是天下人聞公死咸驚而疑而涕泣語曰鷺鷥氷上走何處尋魚嗛而公前廵撫河南時實廨馬軍衙橋西而梁父老於是聞公死則咸涕泣日相率潛謁公故廨爲位哭奠焉會純皇帝立詔白少

保謙寃宥其家而遣祭其墓乃梁父老則又咸涕泣相
率私起祠故廨旁祠公伏臘忌梁父老則把香曳節跛
履若少壯咸冀如不期至稽首祠下哭填門塞户矣㑹
又敬皇帝立詔曰少保謙贈特進光禄大夫柱國太傅
謚肅愍立祠歲春秋祠之而曰旌功祠於是梁父老則
又咸涕泣相率數百千人詣闕門伏訴少保謙前兵部
侍郎時廵撫功云願梁立祠如杭祠不報而梁父老歸
伏臘忌歲仍聚哭公于私祠今三十年餘矣正德十年

監察御史廵按張君清軍許君並謁公祠下見其門屋三門僅存堂欹漏欲頹矣鴿雀擾擾栱楝鼠走鴟嘯周垣盡圮羊猪外來於是悄然思俯而悲也已仰而欷曰嗟斯非泐地邪宋不此都哉靖康之事千載銜焉二帝不南矣夫定傾者世保大者食澤流者思故祠之言思也血食使之世者也於是下令曰少保祠撤故易腐扶欹植頹起圮新而繪堊而級而隅而禜而序備矣曰謁者奚止也則重而堂器奚貯也則翼而廊而道士玄林

守焉西北隅其房也望之栗栗而巉巉枚枚焉嚴嚴是使之世者之道也李夢陽曰予觀今人論肅愍公事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葢傷為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敵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也然將軍蠡留侯良功成身抽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討兒者非忠

貪盛者違智歟而方顏森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勅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宣府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公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為重君為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錮二者有能為公恕者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忿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

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慍䘏而死若公者死可矣死可矣公巡撫諸所業載傳狀乃今不復述第述其終始若是亦大者云祠脩於是年春越夏告成張君名准南皮人許君名完丹徒人事祠事者開封知府賀君銳也系之詩曰

於鑠旋運昌平不陂康屯傾否哲者斯利於維哲英精含貞匪時昌徵匪猷昌興靡疑靡驚厥伐用成厥育是輕委躬於誠蛇何盤社龍何在野乾樞𢇁𢇁日月易

舍惷爾乃賊乃噁國邑之亂之訌陵廟岌岌公丁其時矢身以殉山仡排議不戁不震僉曰和宜公曰有戰四方之事譬絲游刃帝畀弗疑公泣視師義激六軍如虎如羆惟直斯壯人心干城肅肅我壘悠悠我旌羯奴喙突疆場載清載清載寧皇歸於京古曰苟難今謂曰凝忠古爰嘉今胡嫉而何讒非名何毀非功孰讒靡和孰毀弗同彼巧彼荏厥膚斯厲古則曰直今曲自為於乎少保時晦時昭古誰無死死有榮褒峩峩廟祠棟隆崇

基神之遊之斾斾其旗白馬朱衣有風凄其欻其有光若往若來即而罔見跂望漣洏茲邦𠳄居眂實爾思

玄帝廟碑　　李濂

汴城南三十八里曰陶村其地葢曰陶令公墓云元至正間名大張村仁壽鄉今名木魚寺緣寺建而號厥地也寺之後故有玄帝廟土人稱其地曰廟兒岡岡存而廟廢矣正德辛巳六月鄉民張鵬募緣王守定倡率重脩之乃築崇基起立神殿三間繚以周垣樹以嘉木左

碑右鐘兩亭翼然規制視昔加閎焉逾年告成乃屬濂紀其事刻之樂石以垂永久夫玄帝者北方之神也傳曰壯宮黑帝其精玄武是故在天為虛危之宿在地託龜蛇之靈在五行為水在五色為玄而其數則一也神理不言應以象類故見其象類神可徵矣夫神之在天下如風之噓谷所觸皆通如水之行地無往弗達槜梅之蹟五龍之異非其彰彰顯著者乎濂汴人也幼聞長老言宋天禧初有龜蛇見於繁臺之東南因建真武堂

於其地無何泉涌堂側汲之靡竭負疾疫者斟飲輒愈詔建祥源觀凡六百一十餘區以祠神茲地茲廟其建於斯時邪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自唐貞觀以來神之禦菑捍患圖冊不可勝紀若渥雨應姚簡之禱雪晴濟戴夔之軍其在國朝尤著靈響然則廟而祀之者禮也祀之孔虔者誠也禮以達誠誠以歆冥闔境之民將庇神之休雨暘時若百穀歲登永躋仁壽之域則神有功於民而民非諂

於神矣乃若出貲脩廟者之姓名悉載之碑陰

河南省城重脩鼓樓碑　李濂

夫樓奚以鼓稱也貯壺漏戒昏曉嚴晷度敬人時王政之所必先者也古之聖人配天作則仰窺七曜俯順五辰乃建日官俾典壺漏籌無停刻枹無忝舉晝夜韋分節序靡忒是故堯欽歷象舜在璣衡周專挈壺其道一也曾謂更鼓非王政之先務乎河南省城宋之京都也舊有鼓樓傾圮弗治景泰庚午嘗修之適霪雨而罷天

順辛巳再脩之適河決而罷人皆曰無葺鼓樓葺必有水患故日就頹廢久無議脩之者嘉靖元年内官監太監陽信吕公憲來鎮是邦矚樓之敝憮然而嘆曰樓以藏鼓鼓以傳漏凡我出作入息之衹咸聽此以從事顧可使傾圮如此哉乃咨於撫按臺臣暨藩臬郡庶尹咸是之或有以雨潦河漲沮者公颺言於衆曰霪雨者陰陽之愆也河決者地道之變也夫何預於樓吾苟役民以時動民以道不侈財不妨稼則陰陽和而地道順矣

夫何雨河之慮乎於是選吏董工鳩徒獻力程藝稽勞賞勤作怠公日臨臺趾以勸相之是故財無耗蠹工無簡畧不踰年而告成亦竟無雨河之患是役也經始於丁亥之春基築於夏臺畢於秋樓完於冬更漏分明四境遐聞形勢岧嶤一方壯觀葢百餘年因循未舉者而一旦舉之非公識治體重民時得人心服衆口而能若是乎汴之卿大夫里居者謂公排浮議以脩廢墜吾民宜百世思之乃買石樹碑謁余文以紀其事余聿嘉厥

功之有成也輒敢原王政以為說如此嗚呼登斯樓者其尚知所自哉

汴京遺蹟志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汴京遺蹟志卷十七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錄監生臣俞成纕

汴京遺蹟志卷十七　　明　李濂　撰

藝文四

墓碑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唐韓愈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祁州司倉

烈考文誨天寶中實為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

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

明夷人慕之禄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其其行矣其父為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将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趨闕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将軍員外置賜勲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歴八年帥師納戎帥勉于滑州九年從朝于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将執以城

叛者歸之于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户賜繒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于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為御史大夫職為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為特進勲為上柱國爵為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户至三千户真食五百户終焉公結髪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歔欷感發秉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間言初僕射田公其

母隔於兾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之約為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良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于開封縣曾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清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揚公之德又行於家也

銘曰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于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守保危爵位已隮既明且慎終老無隳祭魯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勲績斲石于此式垂後嗣

墓誌

故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　韓愈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考貝州

司法叅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昌黎韓愈紀其世著其德行以識其葬其世曰由梁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其德行曰事其兄如事其父其行不敢有出焉其夫人事其姒如事其姑其於家不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民相率讙譁手瓦石胥其出擊之刺史匿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曰是何敢爾屬小吏百餘人持

兵仗以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下民聞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擢任貝州由是大理其葬曰翔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窆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侯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户部侍郎君之子四人官又卑翔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於是乎在

徐文質墓誌銘

宋穆脩

進士徐孝山喪其父執喪之三日以其友張生道卿所錄父事拜且泣復授之張生并繼以語俾來請曰孝山未即殞生尚惟喪事不可緩將卜葬以某日期日且迫敢迹其實託銘於先生用刻而納之以光永幽穸予既受而閱其始卒乃謂曰是葬也益得其禮矣比是今貴家富族将葬其先必惑葬師説拘以歲月畏忌大至違禮過時久而不克葬者多矣生能葬以其道正合士禮

踰月之制此獨可尚又安得拒請而勿銘也按君諱文質字處中其先祖父嘗寓籍并土之文水逮君之考氏既而復會朝廷以兵取太原太原平大徙并民入處之京輔考於時與其族來至京師遂家焉自是得遊太學為生徒治春秋經傳前後四舉有司竟不及禄而終考始娶潁川陳氏女亡再娶清河張氏生男子二人女子二人次子文蔚少卒獨君為前室陳氏所生二女子今皆適京師良族由君而下始為京師里人凡并人其俗

剛厚而勤嗇能節損以立衣食諸來從之户初雖貧極者居久而皆為富室矧其宿有齎者葢可知故考亦用是而殖其家考之歿貽其規法於君君於此益為之善守者也君嘗念陳氏早世又傷父之不逮故事後親彌盡其力無何數年母張氏又終初君亦嘗授經於儒官馬龜符有慕仕進心至悼親之繼喪顧門中時無彊子弟可任懼覆先人遺業則為不肖子因刻力事生於家非時慶弔大事不出門如此者葢有年天聖八年適五

十忽得疾醫累月弗愈以是年七月十七日卒於居君凡四娶室輒有喪有四男五女初室李氏無子長子孝山出次室李氏景山德山皆未及娶五女子亦幼在室孝山有諸弟妹合族謀葬得其年八月之二十一日藏君於東京之祥符縣開封鄉西韓村先墓之次以次室李氏為合初李氏次苗氏李氏三室皆同穴而異棺斯實禮也銘曰

惟古之葬等殺異宜日月有數舉無越斯末代不然惑

於葬師陰陽拘忌率常過時其孰警此伊徐氏子以時而葬順禮之軌既合既祔有銘有紀如君之藏民亦鮮矣

張子野墓誌銘　　歐陽脩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

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為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為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為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為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為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厓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

至今皆以謂無如嚮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游之難得為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宣徽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妹也妣李

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秘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為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

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決平居酒半脫冠垂頭童然秃且白矣予固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為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集賢院學士劉公墓誌銘　　歐陽脩

公諱敞字仲原父姓劉氏世為吉州臨江人自其皇祖以尚書郎有聲太宗時遂為名家其後多聞人至公而益顯公舉慶歷六年進士中甲科以大理評事通判蔡州丁外艱服除名試學士院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尚書考功於是夏英公既薨天子賜謚曰文正公曰此吾職也即上疏言謚者有司之事也且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

疏凡三上天子嘉其守為更其謚曰文莊公曰姑可以
止矣權判三司開坼司又權度支判官同脩起居注至
和元年九月名試遷右正言知制誥官者石全彬以勞
遷宫苑使領觀察使意不滿退而愠有言居三日正除
觀察使公封還詞頭不草制其命遂止二年八月奉使
契丹公素知敵山川道里敵人道自古北口回曲千餘
里至柳河公問曰自松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不數日可
至中京何不道彼而道此葢敵人常故迂其路欲以國

地險遠誇使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公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即吐其實曰誠如公言時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敵人不識以問公曰此所謂駮也為言其形狀聲音皆是敵人益歎服三年使還以親嫌求知揚州歲餘遷起居舍人徙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居數月召還糺察在京刑獄脩玉牒知嘉祐四年貢舉稱為得人是歲天子卜以孟冬祫既廷告丞相用故事率文武官加上天子尊號公上書言尊號非古也陛下

自寶元之郊止羣臣毋得以請迨今二十年無所加天下皆知甚盛德奈何一旦受虛名而損實美上曰我意亦謂當如此遂不允羣臣請而禮官前袷請祔郭皇后於廟自孝章以下四后在别廟者請毋合食事下議議者紛然公之議曰春秋之義不薨于寢不稱夫人而郭氏以廢薨按景祐之詔許復其號而不許其謚與祔謂宜如詔書又曰禮於袷未毁廟之主皆合食而無帝后之限且祖宗以來用之傳曰祭從先祖宜如故於是皆

如公言公既騶屈廷臣之議議者已多仄目既而又論吕溱過輕而責重與臺諫異由是言事者亟攻之公知不容于時矣會永興闕守因自請行即拜翰林侍讀學士充永興軍路安撫使兼知永興軍府事長安多富人右族豪猾難治猶習故都時態公方發大姓范偉事獄未具而公名由是獄屢變連年吏不能決至其事聞制取以付御史臺乃決而卒如公所發也公為三州皆有善政在揚州奪發運使冒占雷塘田數百頃予民民至

今以為德其治鄆永興皆承旱歎所至必雨雪蝗輒飛去歳用豐稔流亡來歸令行民信盜賊禁止至路不拾遺公於學傳自六經百氏古今傳記下至天文地理卜醫數術浮圖老莊之説無所不通其為文章尤敏贍嘗直紫微閣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公方將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九制數千言文辭典雅各得其體公知制誥七年當以次遷翰林學士者數矣久而不遷及居永興歳餘遂以疾聞八年八月名還判三班院太常寺

公在朝廷遇事多所建明如古渭州可棄孟陽河不可開樞密使狄青宜罷以保全之之類皆其語在士大夫間者若其規切人主直言逆耳至於從容進見開導聰明賢否人物其事不聞于外廷者其補益尤多故雖不合於世而特被人主之知方嘉祐中嫉者衆而攻之急其雖危而得無害者仁宗深察其忠也及侍英宗講讀不專章句解詁而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每見聽納故尤奇其材已而復得驚眩疾告滿百日求便郡上曰如劉

朞者豈易得也復賜以告上每宴見諸學士時時問公少間否賜以新橙五十勞其良苦疾少間復求外補上悵然許之出知衛州未行徙汝州治平三年召還以疾不能朝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熈寧元年四月八日卒于官舍享年五十嗚呼以先帝之知公使其不病其所以用之者豈一翰林學士而止哉方公以論事忤於時也又有構爲謗語以怒時相者及歸自雍丞相韓公方欲還公學士未及而公病遂止於此豈非

其命也夫公累官至給事中階朝散大夫勲上輕車都尉開國彭城爵公邑户二千一百實食者三百曾祖諱珙贈大理評事祖諱式尚書工部員外郎贈户部尚書考諱立之尚書主客郎中贈工部尚書公再娶論氏皆侍御史程之女前夫人先公早卒後夫人以公貴累封河南郡君子男四人長定國郊社掌座早卒次奉世大理寺丞次當時大理評事次安上太常寺太祝女三人長適大理評事韓宗直二尚幼公既卒天子推恩録其

兩孫望旦一族子安世皆試將作監主簿公為人磊落明白推誠自信不為防慮至其屢見侵害皆置而不較亦不介于胷中居家不問有無喜賙宗族既卒皆無餘財與其弟攽友愛尤篤有文集六十卷其為春秋之說曰傳曰權衡曰說例曰意林合四十卷又有七經小傳五卷弟子記五卷而七經小傳今盛行於學者二年十月辛酉其弟攽與其子奉世等葬公於祥符縣魏陵鄉祔于先墓乃為之銘曰

嗚呼惟仲原父學彊而博識敏而明坦其無疑一以誠見利如畏義必爭觸機履險危不傾畜大不施奪其齡惟其文章粲日星雖欲有毁知莫能惟古聖賢皆後亨有如不信考斯銘

神道碑銘

馬正惠公神道碑銘

王安石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户食實封二千二百户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崇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馬氏故扶風人至公高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於公為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為祖龍捷左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燕公諱某者於公為父燕公從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是時雲中已為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府祥符

縣也公諱知節字子元蔡公之終也年七歳太祖名見
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特授西頭供奉官而賜以名
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老將太
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驛稱詔
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庫兵以
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州兵馬
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延讓敗於
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糾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

寇至吏民初不恱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簸其腐尚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蹂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為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

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誘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劒州名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大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

都府兵馬鈐轄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旴聚黨數
千人為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三百追至蜀州
與戰旴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名公歸成都計事公
為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乗勝刼掠度江薄我既息而戰
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
次方井與正合殺旴等無噍類真宗賜書奬諭賞以錦
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三
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去無一人犯塞

小泉銀坑久不發掌吏盡産以償歳課而責之不已公
奏得釋而歸其産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
本州兵馬軨轄有告龍騎士謀為變者所引以千數公
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歳漕蜀物
以富人為送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釋三班使臣及三
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為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
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去皆環
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示以

無為而羌卒不能為冦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晝閉詔使過公輒留之而募入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敵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為動移書譙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聞手詔褒之且知

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為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為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明約束審出令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議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

獨嘗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意及他爭議甚衆真宗多以公言為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税賦常移以輸邊公為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為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内朝别為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真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

不可强以事乃罷以為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鎮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真宗輒使閤門祇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鎮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名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為本鎮至六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鎮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為公請禱已而公疾革真宗又使公弟之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

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真宗為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録其子孫賻賜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内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為右班殿直慶崇今為文思使知恩州公少忼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書貫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謇謇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

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眞宗初或甚忤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太宗眞宗之時賢賢諤諤謀行計施以羸擊强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强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内朝十年典掌機密賢予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謀莫汝敢匹公曰孤臣敢曠于榮讒說不用是維帝明士或困窮莫知

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顧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為不諶德歉於年孰云耇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永矣其貽

汴京遺蹟志卷十七

汴京遺蹟志卷十八

明 李濂 撰

藝文五

雜文

河隄謁者箴

漢崔瑗

伊昔鴻泉浩浩滔天有夏作空書伯禹作司空爰奠山川導河積石鑿于龍門疏爲砥柱率彼河滸大陸既礙播于北野濟漯咸順沂泗從流江淮湯湯而冀宅乃州潛畄濺

濺東歸于海九野孔安四隩不殆爰及周襄夏績陵遲導非其導堙非其堙八野墳淤水高民居溢溢滂汨屢決金堤瓠子潺湲宣房作歌使臣司水敢告執河謂掌河渠之官

汴河銘　　唐皮日休

夫垂後以德者當時逸而後時美垂後以功者當時勞而後時利若然者守道之主惟恐德不美後時逸於已民也夸力之主惟恐功不及當時勞於已民也故天下

也不逸不足守不勞不可去故其利害生於賢愚之主自古然邪則隋之跡淇汴鑿太行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今日九河外復有淇汴壯通涿郡之漁商南運江都之轉輸其為利也博哉不勞一夫之荷畚一卒之鑿險而先功巍巍得非天假暴隋成我大利哉尚恐國家有淇汴太行之役因獻纖誡是為

汴河銘

惟河瀰瀰循禹之軌厥有暴隋鑿通津泗晝泣疲民夜

哭溺鬼似赭流川如松貫地龍舟未故江都已弑陳迹空存逝波不止在隋則害在唐則利嗚呼聖王守此而已

鐵犀銘　　明于謙

百鍊玄金鎔為真液變幻靈犀雄威赫奕鎮厥堤防波濤永息安若泰山固如磐石水怪潛形馮夷歛迹城府堅完民無墊溺雨順風調男耕女織四時循序百神效職億萬閭閻措之枕席惟天之休惟帝之力亦爾有庸

傳之無極

候嬴

宋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葢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竄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而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月俱而莫之

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辨如探懷中物邪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況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嚄唶宿將提十萬兵之衆於閫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顧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辦大事方且陸沉於鼓刀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占候之術以探賾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

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始有卒不差毫釐非其講之有漸處之有素而能若是乎余故曰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惟其信陵之初折節下之而不以貴自驕也久居於市不以市人竊罵為之動也引之上座不以將相賔客改其禮也是至誠而不倦者也是真喜士者也是可與有為者也其欲卻秦而救趙而不以平日之所養者斷然成之則非人也嬴不為也故余嘗以謂無信陵則亦無侯嬴雖然嬴於信陵固忠矣於魏得為忠乎

秦拔趙必移擊魏無乃賈禍於國乎是不然其為信陵謀者乃所以為魏謀也何則秦有并吞六國之心久矣六國不滅其心不已趙魏與國也唇亡則齒寒皮朽則毛落其勢然也其拔趙而必擊救之者秦之虛聲也不敢救趙而坐視其拔者魏之實禍也蓋秦伐魏趙拔亦伐不拔亦伐拔趙而伐其伐亟其禍大不拔而伐其伐遲其禍小由是言之殺晉鄙以奪其兵特鄙一身之不幸而魏國之幸也然則使嬴不輕用其死王能任之或

止助信陵以相魏魏其興乎賀長雄者將不在秦而在魏乎是又不然其輕用其死余是以知其無能為也何則方嬴之時士知死名以為義而不知死義以為義者紛紛自以為莫已若也非惑歟葢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而必為田光之必死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

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竒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擬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元楊維禎

將軍吾故相公孫痤之中庶子也痤嘗薦將軍於寡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徼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

信將軍將軍刼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
哉楚子䖍重幣甘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也書誘
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治秦已而賣信
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夫馭人以欺者人亦欺
於我公子䖍杜門不出者八年固將有間於將軍吾已
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府臘於寡人而
寡人不忍也納之它國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
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

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梁惠王葬議　　　　楊維禎

惠王葬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葬羣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問諸惠施施引文王更葬事太子弛期而葬余恠惠子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八年書己丑葬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穀梁以為雨不克葬喪不以制左氏

以為雨不克葬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蓑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葬不為雨止則先王亦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之深治葬之臣子會葬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豈可以遠日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藉以葬乎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止而春秋書克葬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乎葬也梁襄之葬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棧道以葬羣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引楚山之事

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施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為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或問夷門監者　　楊維禎

或問夷門監者比四豪之客為何人其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諸侯如薛公之所敬上客者三人乎不然何公子虛左以迎監者上車不遜公子執轡而愈恭乎抱遺老人曰咈哉夷門監者乃剌䝉之魁耳何上客之有哉矯

令奪兵於趙則有功於魏則不忠公子師不忠之人何以為公子余獨取信陵之客一人焉公子有自功之色客説公子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吾以上客歸其人而史氏不以姓名書惜哉

擬漢為公子無忌置守冢五家詔

明李濂

昔者武王克商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所以褒賢聖

風四海也朕過大梁聞魏安釐王時有公子無忌者謙
恭禮士不耻下交執轡監門枉駕屠市卒賴士力郤秦
救趙威震于諸侯既成大伐益敦退讓而趙之君臣感
德服義口不忍言獻五城可謂一世之雄豪矣閱代寖
遠風槩猶存今冢墓荒凉鞠為茂草朕甚愍之特命郡
國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俾世世以歲時奉祠公子仍復
其家亡與它事庶得專守瑩域防禁樵採以慰公子于
九原所司其欽承之勿忽

安都

宋秦觀

臣聞世之議者皆謂天下之形勢莫如雍其次莫如周至於梁則天下之衝而已非形勢之地也故漢唐定都皆在周雍至五季已來實始都梁本朝縱未能遠觀長安盍亦近卜於洛陽乎而安土重遷眷眷於開封之境非所以為萬世計也臣竊以為不然何則唐漢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也夫長安之地左殽函右隴蜀襟憑終南太華之山縈帶涇渭洪河之水地

方數千里皆膏腴沃野卒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形勢便利下兵於諸侯如建瓴水四塞之國也故其地利守自古號為天府開封地平四出諸道輻輳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無名山大川之限而汴蔡諸水參貫巾車錯轂蹄踵交道軸轤銜尾千里不絶四通五達之郊也故其地利戰自古號為戰場洛陽左瀍右澗表裏山河扼殽澠之隘阻成臯之險直伊闕之固廣袤六百里四面受敵以守則不如雍以戰則不如梁然

雍得之可以為重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凡天下之形勢無過此三者也故彼蜀之成都吳之建業皆霸據一方之具而楚之彭城特盜賊之窟耳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所謂險者豈必山川丘陵之謂哉在天而不可升在人而不可奪則皆為險矣夫雍為天府梁為戰場周為天下之咽喉而臣以謂漢唐之都必於周雍本朝之都必於梁而後可者漢唐以地為險本朝以兵為險故也漢高祖曰吾以

羽檄名天下兵莫有至者武帝曰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葢漢踵秦事郡國背道材官有變則以符檄發之京師惟有南北兩軍有期門羽林孤兒以備扈從唐分天下為十道置兵六百三十四府其在關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府兵廢始置神策為禁軍亦不過數萬人以此見唐漢之兵皆在外也故非都四塞之國則不足以制海内之命此所謂以地為險者也本朝懲五季之獘舉天下之兵宿於京師名挂於籍者號百餘

萬而衣食之給一毫已上皆仰縣官又非若府兵之制一寓之於農也非都四通五達之郊則不足以養天下之兵此所謂以兵為險者也夫以兵為險者不可以都周雍猶以地為險者不可以都梁也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周不如雍嗚呼亦不達於時變矣夫大農之家連田阡陌積粟萬斛兼陂池之利并林麓之饒則其居必卜於郊野大賈之室斂散金錢以逐什一之利出納百貨以收倍稱之息則其居必卜於市區何則所操之術

殊則所託之地異也今梁據天下之衝歲漕東南六百萬斛以給軍食猶恐不贍矧欲襲漢唐之迹而都周雍之墟何異操大賈之術而欲託大農之地也由是言之彼周雍之地者漢唐之險耳本朝何賴焉

按少游此議葢附會本朝而爲之說非中正之見也余嘗著論駁之漫錄于左

宋都汴論　　明　李濂

余每見世之君子喜誦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爲千

古名言竊謂起之言信美固不可以人廢但失内外交脩之意耳何則徳與險可相有而不可偏廢也是故為國者徳為本而險次之蔑徳而恃險弗可也有徳而無險亦弗可也不觀諸易與周禮乎易坎之象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周禮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故自古帝王必依險以立國固常嚴乎内治之脩而亦不少弛乎外患之慮若文王邑豐武王遷鎬成王宅

洛漢唐都關中皆為長治久安之畫者也宋因五代之舊而建都於汴可謂失計之甚矣夫汴平原曠野無險阻可守張儀謂其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固戰場也酈生說漢高亦曰陳留天下要衝四通八達之郊歷稽往牒古無建都於此者魏本都安邑苦秦侵伐不得已東徙大梁厥後秦使王賁引河灌城王假就擒滿城魚鱉矣朱全忠之簒唐也居汴不過五六年耳唐莊宗舉兵伐之其禍烈於王假石敬瑭因之耶律長驅少帝被

執視全忠之禍則尤烈焉藝祖英武振世創業之賢君也覆轍如此乃不之鑒而襲周都汴遂貽子孫壯狩之耻使中原淪於金人卒不可復推厥禍原由其忽遠圖而昧大計也尚誰咎乎末年西幸洛陽有留都之意而羣臣弗從太宗時爲晉王邑從力言其非便藝祖曰遷洛尚未也終當居長安耳晉王引吳起在德不在險之語以諷藝祖不答由是知藝祖之智非不知汴之不可都也特沮於衆論少獨斷耳夫既安於都汴當思慎固

根本之地以伐外寇之謀可也矧燕薊接壤相去不遠一旦敵馬南牧何以禦之曾不是慮而君臣上下以為宴然無事故景徳中契丹入寇朝議欲為太王避狄之謀寇萊公力主親征卻之然猶增歲幣數十萬慶歷中又肆無厭之求富鄭公以彊詞折之然亦增歲幣數十萬靖康復入寇廟堂援故事請和金人不許乃括京城内外金賂之不滿其欲青城之邀倉卒無策以應而國勢遂不可支矣嗚呼使當時蚤從藝祖之言西遷於洛

豈有二帝蒙塵中原陸沉之禍哉憶在仁宗之朝范文正公時為陜西安撫使上疏曰天有九閼君有九重請修京城以壯帝居營洛陽以備廵幸太平則居汴京水陸都會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守洛陽山河表裏之宅以保中原且閼中自古興王之地百二天險亦宜留意仁宗將從之而沮于余靖之言其議遂寢范公之髙見遠識實與藝祖合誠非在廷諸臣可及朱子稱其為宋室第一流人物豈溢美哉或曰國之廢興天也非人之

所能為也是故天運苟在丘墟金湯天運已去何險足恃陽九溝厄厥數否塞人欲以區區智力挽回於其間抑難矣曰天道遠人事邇何謂天道運數是也何謂人事脩德恤民用賢去奸凡可以壯吾國勢銷患於未萌者皆是也苟不盡力於人事而一聽於天數則將坐俟危亡而莫之自强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有天下國家者其尚懋於圖治以祈天永命慎勿惑於茫不可稽之天數哉

讀宋史

何喬新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羣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貶逐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羣邪唾掌而起布在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者無一得脫于禍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

啓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禍蓋生於激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其禍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心行寛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禍惜夫諸賢不審于此也熈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熈豐用事之臣固多姦佞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典制命者摘微發隱惟恐其

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諸賢之於羣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容則其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怛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制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羣奸終也楊畏來之邵揩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貶死瘴江者蔡確一人

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禍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汴說　　宋王安石

古者卜筮有常官所諏有常事若考步人生辰星宿所次訾相人儀狀色理逆斥人禍福考信於聖人無有也不知從何許人傳宗其說者澶漫四出抵今為尤蕃舉

天下而籍之以是自名者葢數萬不啻而汴不與焉舉汴而籍之葢亦以萬計予嘗睎汴之術士善挾奇而以動人者大抵宫廬服輿食飲之華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名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其歸也或賜焉問之某人也朝貴人也坐其廬旁歴其人之往來肩相切踵相籍窮一朝暮則已錯不可計竊異之且竊歎曰吾儕治先聖人之言而脩其術張之能為天子營太平歛之猶足以禔身正家顧未嘗有公卿徹官若是其即之勤也

或曰子知乎渴者期於漿疾者期於醫治然也子誠能為天子營太平禔身正家彼所存勢與位爾勢不盈位不充則熱中熱中則惑勢盈位充矣則病失之病失之則憂惑且憂則思決以彼為能決子亦能乎不能則無異其即彼疏此也因寤不復異久之補吏淮南省親江南有金華山人者猝然相遇自言能逆斥禍福噫今之世子之術奚適而不遇哉因以汴說諗之

辭權知開封府劄子

歐陽脩

臣伏聞内出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仲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顔今者曲蒙聖慈誤加選用豈可茍避繁劇輒希辭免葢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乞一外任差遣葢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脩唐書已見次第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

造委以治繁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脩唐書不過三五月可畢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别差人轉成稽滞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别選才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取進止嘉祐三年六月上

翰林侍讀學士右正言馮京改翰林學士知制

誥權知開封府制　　王安石

勑學士職親地顯而開封典治京師非夫忠厚仁恕而有文學政事之能孰可以任此具官某造行直方受材慱敏踐更中外休顯有稱論思禁林尹正畿甸詢謀惟允其往懋哉可

翰林學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馮京轉官加勲邑制

王安石

先帝以盛德成功克終天禄眇然在疚永念嗣訓非左右之良孰與濟此哉具官某秉哲蹈義士民所望尹正

京邑善聲流聞邦有大賚當由貴始往膺榮祿無替厥脩可

開封府羣見致辭　　林希

臣希等伏以聖人在上首善始於京師天下脩文貢士興於畎畝此乃伏遇皇帝陛下仰稽古道下育人材發明詔於多方命興賢於列郡臣等謬當詔旨輒與能書雖為草野之臣得奉天庭之貢

代開封知府諸廟謝雨文　　韓琦

粤自凉秋以來嘉澍未洽雖宸衷之在念顧禱事以爲虞式是靈祠莫兹神壤奉吉蠲而致禱冀聰直以垂休上符宵旰之懷下慰編齊之望會風期於少女驅雲族於太山曽未崇朝遽均和澤壤父輟耕而相賀祠官需服以言旋濟旱歲以作霖畢蘇民瘵兆豐年而爲瑞協助聖猷爰被詔於禁中俾涓辰而報貺用陳馨薦祗答蕃釐諒精意之攸歆固嘉應之斯在尚饗

祭河神文二首

明于謙

曩者河水為患薄近城邑脩築堤岸勞費財力建祠妥
靈水患乃息大雨時行民事當憂希神默相降祉垂休
隄防鞏固河道安流今特遣官祭以牲醴誠意感孚災
患消弭戴神之惠曷其有已

二

惟神毓秀陰陽或流或峙成象在天成形在地相順則
為生成相反則為克制惟城惟隍以屏以蔽祀典攸崇
生民依庇玆者河水為患民勞財費垂成厥功乃值秊

異水不由壯而反南至意者或祀缺於事神或冒犯乎禁忌今特遣官牲醴以祭惟神垂休除害興利壯河則順導乎洪流南岸則增崇乎地勢民無久勞事乃克濟萬古千秋戴神之恵

于肅愍之巡撫河南也其為吾民經畫建百世之利者甚多而捍禦黄河厥績尤著觀祭河神文二篇亦可見其用心之懇惻矣謹録之以為後之君子告

景靈宫脩葢英宗神御殿上梁文

宋王安石

天都左界帝室中經誕惟僊聖之祠夙有神靈之宅嗣開宏構追奉睟容方將廣舜孝於無窮豈特尚漢儀之有舊先皇帝道該五泰德貫二儀文摛雲漢之章武布風霆之號華夏歸仁而砥屬蠻夷馳義以駿奔清蹕甫傳靈輿忽往超然姑射山無一物之疵癘遐矣壽丘臺有萬人之畏已葵鼎湖之弓劔將游髙廟之衣冠今皇帝

孝奉神明恩涵動植纘禹之服期成萬世之功見堯於
羹未改三年之政乃眘熏脩之吉壤載營館御之新宮
考協前㦸述追先志廟廊列峙寢門可象於平居門壁
旁開輦路故存于陳迹官師肅給斤築隆施揆吉日以
庀徒舉脩梁而考室敢申善頌以相歡謡
拋梁東聖主迎陽坐禁中明似九天升曉日恩如萬國
轉春風
拋梁西瀚海兵銷太白低王母玉環方自獻大宛金馬

不須齋

抛梁南丙地星高每歲占千障減烽開嶺徼萬艘輸貢

引江潭

抛梁北壯邊城自此無鳴鏑即看呼韓渭上朝休誇竇憲

燕然勒

抛梁上彷彿神遊今可想風馬雲車世世來金輿玉輦

年年享

抛梁下萬靈𦆘祉扶宗社天垂嘉種已豐年地産珍符

方極化

伏願上梁之後聖躬樂豫寶命靈長松茂獻兩宮之壽椒繁占六寢之祥宗室蕃維之彦朝廷表幹之良家傳慶譽代襲龍光肩一心而顯相保饋祀之無疆

開封府上梁文　楊億

受三靈之眷命開百世之丕基居中土以制四方坐明堂而朝萬國上觀玄象設路寢而闢應門下鑒黄圖定神州而分赤縣玉帛駿奔而薦至舟車輻湊以交馳居

民最處於浩穰寰宇共瞻於表式伏遇皇帝陛下道光上聖仁洽普天性堯舜之聰明體禹湯之勤儉垂衣裳而布政懸法象以授時旰食視朝但精求於理本臨軒遣使常散採於民謡物情而煦育如春王道而坦平若砥故得五兵不試邊陲無金革之聲四序由康隴畝起倉箱之詠敦淳反朴黎民盡致於可封獻賮輸琛異域曾無於後至混車書而一統頒正朔於四夷卜年遠過於成周拓土更逾於彊漢乃眷京畿之千里旁連魏闕

之九重包括諸華儀刑列郡疆理既推於廣斥閭閻最
號於便蕃豈惟俠少之場所謂帝王之宅爰求控壓實
在元良皇太子道契黄離位隆蒼震問安視膳素彰周
寢之勤主鬯承祧爰踐漢儲之貴自春宫而育德鎮天
邑以分憂誕揚慈惠之風廣布神明之政緑林屏息絶
吠犬以堪驚玉燭均調無喘牛而可問於是決斷簿書
之暇經營土木之功廣棟宇之新規集班輸之絶藝揮
斤者成市荷鍤者如雲度梗柟杞梓之材名丹雘圬墁

之匠百堵皆作不日而成梁横螮蝀以蜿蜒瓦疊鴛鴦而迤邐堂皇有煒廳事斯嚴廊回合以四周庭清虛而中敞制度迭彰於壯麗形容備極於巍峩足以明東朝副貳之尊表南府鎮臨之盛今兹吉日將畢奇功爰自抛梁式申犒勞散金錢而滿地堆餅餌以如山巵酒壜肩盈樽滿案極量而飲應不羨於單醪實腹而飡固如填於巨壑既醉以飽式舞且歌同承涣汗之恩共樂昇平之化

抛梁東三韓百粤慕華風毛車遠涉浮天浪歡呼鼓舞

未央宫

抛梁西雪嶺金河路不迷萬里玉關皆我土葡萄苜蓿

徧高低

抛梁南跕鳶浪泊聖恩覃大貝明珠盈府藏崔嵬銅柱

拂煙嵐

抛梁北匈奴逃遁空沙磧茫茫絶漠净無塵待上陰山

重刻石

拋梁上非煙顥氣何蕭爽歷歷天邊種白榆亭亭雲際
峩僊掌
拋梁下萬井繁華堪大詑家家樓閣倚晴空處處絃歌
樂皇化
伏願拋梁之後風調雨順時和年豐聖壽靈長與大椿
而難老邦家鞏固將磐石以無窮少海長浮於厚載前
星永耀於玄穹濟濟宫庭之僚屬森森天府之賔從盡
預商山之羽翼咸依儉幕之芙蓉將吏奔趨而有幸軍

民撫育以皆同悉傾心而奉上並竭節以向公路絶寇
攘夜户而從兹不閉人無爭訟圜扉而自此常空百姓
咸躋於壽域八方悉被於仁風然後我皇帝之千秋萬
歳長端拱以居中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唐韓愈

右謹按符瑞圖王者德至於地則嘉禾生伏惟皇帝陛
下道合天地恩霑動植邇無不協遠無不賓神人以和
風雨咸若前件嘉禾等或兩根並植一穗連房或延蔓

敷榮異實共蔕既叶和同之慶又摽豐稔之祥感自皇恩徵並何極於造化親逢嘉瑞小臣喜遇於休明

跋學士院題名記後　　宋歐陽脩

余鄉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僊無爵禄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閒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閒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

秋日也

跋夷門市壥圖後

元王惲

孫樵讀開元雜報至生恨不為太平人豈聲明文物矯首拭目聞可喜而觀可樂乎近閱夷門市壥圖其風物氣習備見政和間流宕浮靡之俗然非盛極無以臻此予生長汴梁及見百年遺老往往尚能談當時風物令人不覺有孫氏之嘆但二帝播遷已兆朕於此所謂治亂之迹接踵相尋也畫品則穠纖巧麗出内供奉手無

疑正可與夢華録互為之覽耳至元丙子二月觀於平陽寓舍夏六月重見於汴京試院中明年夏六月立秋後一日連雨中靜坐偶書於燕東開陽坊李黄門之故堂

跋汴京留守兼開封尹宗澤誥後

蘇伯衡

謹按公元祐六年年三十六進士及第調館陶尉歴龍游膠水趙城令政和二年改官知掖縣差通判登州道

士高延昭恃勢犯法公窮治之不少假延昭至京師因
林靈素訴公改建神霄宫不當公既乞祠而歸猶坐削
奪羈置鎮江寶宣和元年以四年郊恩叙復就差監鎮
江酒官此則當時所被詰也六年除通判巴州事靖康
二年御史中丞趙遹過庭等薦公可臺職召赴闕假宗正
少卿充和議使公奏名不正改計議使議者以公剛方
難合必不屈徒死無益乃不遣行會選易河朔帥守擢
公直秘閣知磁州加河北義兵都總管就遷秘閣脩撰

高宗以親王奉使過磁公力止之朝廷即授以天下兵馬大元帥公爲副元帥暨高宗即位南京命公以龍圖閣直學士知襄陽府俄徙知青州又用尚書左僕射李綱薦知開封府遂以延康殿學士爲京城留守兼開封尹陞資政殿學士建炎二年秋薨於汴有旨除公門下侍郎御營副使依舊留守而遽以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謚忠簡先是公上休致之請特授朝散大夫後恤典行累進其階由通議大夫至開府儀同三司詩不云乎

無競維人若公者非所謂命世之大材歟方公盛年置之散地且踰三紀一忤權幸坐廢四年及河北事勢危急始舉磁以授之公年已六十八矣其授任居守也二帝北狩高宗南廵於斯之時岌岌乎如以一縷之綫引千鈞之石而臨萬仞之淵尚頼公雖老奮然自以身任恢復之事夫何規模甫定功業垂成而時宰見忌遇事輒從中沮之公不勝憂憤疽發于背而死茲非有志之士所為太息流涕者邪公既薨而宋竟失中原矣豈人

之無祿而天不憖遺也將未欲混一而遽奪之也於戲喪亂之來必生弭亂之材以擬其後公材畧不世出天固生之徽宗固不用之高宗雖用之又不免以小人間之是則公之吞志以没宋之偏安於一隅者豈天運哉抑亦有人事焉覽是誥者未可直以為足見一代故事也此誥行於宣和四年壬寅後二百八十二年為今洪武六年癸丑公七世孫經重加裝池且請其表兄蘇伯衡識公削奪之由并官伐之緊以便觀者而伯衡輒以

所素慨者繫之實是歲之十月二十日也

按宗忠簡公出處實繫汴京存亡平仲之跋是諧也頗悉公之平生故錄之

跋東京夢華錄後　　明李濂

幽蘭居士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一冊十卷凡宋之京城河渠宫闕官府寺觀橋巷市井勾肆大而朝賀典禮小而口味戲劇無不詳備可謂勤矣元老不知何人觀是錄纂述之筆亦非長於文學者大抵是錄擬宋敏求東

京記而作東京記上中下三卷上卷為宫城周五里唐
宣武節度治所建隆三年廣城之壯隅用洛陽宫殿之
制修之中卷為舊城周二十一里唐汴州城也號闕城
亦曰裏城下卷為新城周四十八里周世宗所築羅城
也號國城亦曰外城敏求嘗撰長安河南二志其學閎
博元老不逮也元老自序自徽宗崇寧二年癸未入京
師至靖康元年丙午避兵南徙葢寫京師者二十有三
年故紀載時事極為詳備但是時艮嶽已成梁臺上方

寺塔俱在而録內無一言及之不知何也由是觀之則元老之所遺漏者抑多矣嗟乎自靖康丙午迄今五百餘年兵燹之所燔爇黄河之所衝淤都城勝蹟湮没殆盡覽是録者能無黍離之悲乎

跋空同子觀燈行後　李濂

宋都元夕燈火之盛至政和宣和之間極矣是時歲穀屢登四方無事天子方樂于宴安勸于治理不復加意于紀綱法度之間而憸夫小人務悦其君者又倡為豐

亨豫大之說以逢迎之於是縱意肆欲大起鰲山之戲煙花火樹照耀城闕而生民膏血為之枯竭今觀東京夢華録暨宣和遺事所載令人驚怛惻惋不能自已嗚呼不作無益害有益名公明訓也徽宗豈憒于此邪顧乃優游娛嬉以坐致靖康之亂實人事舛錯為之惡可獨歸之于天數哉空同李獻吉先生為余書其所撰觀燈行于卷蓋自喜其得意之作也竊觀空同此篇實擬唐李嶠汾陰行而作雄渾古朴雖不逮嶠然其詞采煥

發亦一代之傑作也暇日偶展閱一過漫書其後

汴京遺蹟志卷十八